

柴桥老街

老街名人辈出

小弄堂里走出了胡西园、曹莘耕、虞和钦、李志坚、王阳元、谢旭人等名人

“树山来往隔江潮，南北通衢唤渡饶。兼味不应嫌市远，旬四日进柴桥。”（清·胡有怀）柴桥位于芦江上，建于宋代。相传最早是木板桥，后由柴姓人造石桥，因此得名柴家桥。清光绪《定海县志》记载：“柴家桥，明嘉靖沃汝明修，案：石梁中旧刊进士桥。道光八年（1828）里人钟怀谦、刘翼重修，改名柴桥。”自然镇由桥得名。柴桥头边上的老街商贸兴旺，形成北仑境内最大的集市，有“小宁波”之称。岁月流逝，老街也在变化，但曾经热闹的场景记忆永存。

老街以柴桥为中心，南北延伸、沿街店铺林立
“十三行”是一大亮点

老街昔日盛况

顾文洲 绘

老街全长1730多米，南北走向，呈“L”型，分上街、中街、下街。至于它形成于何时，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时间。应该是先有柴桥，然后民众聚集，衣食住行需求开始旺盛，于是便有了商贸经营，店铺多了，渐渐形成了街市。在很多老一辈柴桥人的记忆里，老街的路是石板铺就，店铺多是木结构的两层楼，一般楼上住人楼下开店。原来的柴桥是拱形的，上有台阶，一边是十六级，一边是十一级，寓意一六六市和三八小市。赶集的日子里，老街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。一大早，店铺的门还没开，沿街便摆开了摊位。三山、白峰、郭巨以及舟山的百姓或商贩，将土特产手拎肩挑至柴桥老街，出售后再换回针线、油盐、烟糖、棉布等用品。在老一辈柴桥人的记忆里，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，沿街看去，有田螺、螺蛳、草鞋、农具等，还有吃的，竹做的筛装满了米馒头、水塔糕等，一般是男人手托着，女人斜挎着，沿街叫卖。当店铺卸下排门，学徒们的迎客声响起的时候，集市就更热闹了。老街有名的“十三行”位于上街，专门经营水产品，其中“茶亭弄”到“栅栏门”一段最为集中。至于“十三行”一说是“人

散行”，另一说是当时独立经营的水产行有十三家，也有开开关关的，不明确店铺十三家。

十三行可以说是中介行，除了批发、出售海产品外，也替柴桥、三山、大树等地的农民、渔民代销山货、张网货等，赚取一点佣金。每个行都有固定的供货源，货源充足、新鲜。除老板外，店里还有账房先生、秤手、伙计等，秤手们个个心算速度很快，一边吆喝，一边称重，一边报出货物的单价、重量和金额；账房先生左手拨算盘，右手记账，一笔生意几分钟完成。

中午过后，还有剩下的鱼，伙计们就挎着篮子，走街串巷去叫卖：“乍剎斯金子黄鱼要伐？乌贼要伐？带鱼要伐？”一般人家，平时吃不起海货，但家里有红白喜事，或者来了客人就会买一些，一般午后的鱼货价格更实惠。

中街主要是布店、百货、文具店等。家有女孩要出嫁，老街有吉祥花袄店，专门出租花袄。每到集市时，店铺笑脸迎客，顾客货比三家。走累了，沿街有大饼店、点心店。柴桥边还有玉财馄饨店、小辫子馒头店。

柴桥头有航船到杨乐河头往宁波，穿山码头有轮船到上海、温州，南北货物通过水路、陆路进入老街，商贸繁荣，人称“小宁波”。

连接老街的有几条小弄堂，如蒲鞋弄、美丰弄、智昌弄、协生弄、樟漕头等，看似平常，却留下许多优秀人物的身影。他们的成就让家乡美名远扬。

1921年4月4日，在简陋的实验室里，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只电灯泡亮了。创业者就是胡西园，接着他变卖祖传房屋外的其他动产不动产，筹集资金，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。两年后，他并购了德商奥普的电灯泡厂，把“亚浦耳”作为厂名，并购买了先进设备，重金聘用留学归国和外籍技术人员。由于质优价廉，“亚浦耳”灯泡声誉日著，力挫洋灯泡，20年代末已远销南洋各地、印度、澳洲及南美洲。抗战期间，“亚浦耳”灯泡大打国货牌，得到用户的大力支持，成为行业龙头企业。1956年亚浦耳电器厂公私合营，后改名为上海亚明灯泡厂。胡西园被称为“中国灯泡之父”、“中国电光源之父”和“中国照明电器工业的开拓者”。

曹莘耕年少丧父母，为生活所迫，去上海学艺，工余入夜校学习，后入杂粮行工作，善于经营，深得师辈及同事赞许。1920年春，进入新丰杂粮行任经理。1937年初，与人合股设立上海新华薄荷厂，生产“白熊”牌薄荷糖，产品畅销海内外，出口在90%以上。曾在柴桥创办美丰杂粮行，经常接济乡邻。1933年在家乡创办致德小学，抗战胜利后出资重建柴桥小学。解放前夕，他拒绝去台湾。解放初，他募资建设柴桥，开办昭明电厂，修建芦泾小学，兴办柴桥中学。抗美援朝时，他捐献飞机一架。公私合营时，他把企业全部交给国家。

后街虞始房是近代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虞和钦（1879—1944）的家。这是一个儒贾世家，虞和钦的高祖、曾祖均系清代国子监生，好诗文，以经商为生。父亲虞景璜早年考取秀才，1882年中举，翌年试礼部不第，遂绝意仕进，专心治经并设馆授徒。虞和钦7岁时，就开始随父诵读经史，研习词章。年长后志于西学，曾负笈东瀛，在东京帝国大学（今东京大学）专攻化学，学成归国，向国人引介一些具体的科学基本理论、定律，阐释科学术语、科学名词，为科学名词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，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。比如他最早完整地向外人介绍“元素周期律”和“元素周期表”。虞和钦科、艺、文俱全，一生著述颇丰，除科学文章、科学专著、理科教材外，还从事诗文、中西哲学、社会学、古琴等方面的研究，著有《和钦全集》（共18种）。虞和钦亦工书法，好操琴经百年，造琴、藏琴，曾被誉为“海内第一藏琴家”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志坚的家在智昌弄。1947年他考上浙江大学，解放初去苏联留学，获列宁格勒大学物理—数学副博士学位，回国后进清华大学任教，从事微电子技术的教育研究。他治学严谨，言传身教，带领学生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，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。

另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的父亲在老街上开过店。他的家庭虽普通，但“传家有道唯存厚，处世无奇但求真”的家训让王阳元学会了坚持。他读书刻苦用功，各科成绩名列前茅，并以镇海区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立宁波中学。1958年，他从北京大学物理毕业后，留校从事微电子的教育研究。数十年来，他著作等身，有2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。

老街的樟漕头还有一个名人，那就是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。

记者 余琼林 / 文 张金荣 / 图

老街的店铺曾达到290多家，还成立了商会，老字号众多
药店是老街的另一张名片

仅存老字号之一董复兴秤店



仅存老字号之一文利高牙科

老街鼎盛时有商铺290多家，还成立了商会。其中“老字号”不少，有水产集散行、美丰杂粮行、慎昌铁器店、公大水作坊、养正斋国医店、裕兴隆木材行等。

说起老字号，上了年纪的柴桥人能说出许多个，但现在大多消失了。阜成典当行曾是老街唯一一家当铺，为民众提供资金周转，曾经生意兴隆。借贷者往往以实物作为抵押，借贷若干资金应急，一旦手头宽裕，便来赎回抵押物，并交纳一定的利息。如果不能及时赎回，抵押物就成了死当，任由当铺处置。但日寇进来，洗劫了典当行，据说贵重货物装了几条船。阜成典当行就此倒闭。

王珍丰包子店曾经闻名遐迩，白糖猪油馅还有红丝绿丝的上梁馒头质量好，品相佳，要早早预定。裕兴隆棉布店的招牌是“一眼鱼、一颗星、一条龙”，源泰隆木材行是从福建进货的，当年洪溪大屋二十四间走马楼建造时，由源泰隆供应木材。木头从芦江河漂到洪溪，浩浩荡荡，场面很是壮观。一直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。

药店是老街的另一个亮点。老街上曾有过几家药店，如养正堂、南山堂、养元堂、涵德堂、存仁堂等，中医坐堂，当场按脉看病抓药，一般三五贴药到病除，开出七贴药的可以说是病情严重了。医家信奉的是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绝不过度医疗，更何况一些药店的主人本身就是中医。每一个药店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养正水

眼药是养正堂的招牌药品，北仑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。据《镇海县志》记载：“养正堂药店位于柴桥大街。道光七年（1827）开业，从业人员16名。自制养正水眼药，享有盛名。1956年公私合营时改为柴桥药店。”养正水眼药制作过程精细，能清凉、解毒、消炎、退热，对火眼、烂眼、红眼、沙眼等疗效显著，其配方被列入《中国药典》。据说蒋介石的母亲患眼疾多年不好，特地托人来购买，用后效果很好。养正水眼药因价廉物美，更成为顾客尤其农家、渔家的必备之药。

董复兴秤店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老字号之一，也是柴桥唯一的木杆秤店。门面不大，但大大小小的钩子秤、铜盘秤整齐排列，任由选购。这家店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虽说“传男不传女”，但因为特殊原因，老板娘郑银娥继承了丈夫的手艺，诚信经营，让秤店重放异彩。现在的秤店不仅仅是开门做生意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，2009年手工技艺制木杆秤被列入北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2012年郑银娥被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杆秤制作优秀艺人。

文利高牙科在风雨中矗立了百余载，门面上“镶牙”等字样还是当年的模样，只是字体有点淡了。牙科传承到王先生这里已是第三代了，精湛的医术就是招牌，口口相传使得文利高牙科经百年而不衰。如今王家的第四代也继承衣钵，在老街上开了牙科诊所。



上街口



中街



下街